

# 科學真理與人類價值

——成中英科學哲學思想及其當代意義

■ 李安澤

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摘要：**成中英從生命整體涵攝理性與意志的要素，復由此衍生知識與價值平衡互動、整體相生的理論思考。他據此展開對科學知識與人文價值關係的探討。他認為科學建基於理性精神，它作為外在的知識體系，有其客觀的真理性，以及中立性和工具性的特徵。而價值則是以人的主觀性的意志為標準，具有自我決定的特徵。成氏強調科學真理與價值真理具有相互依持相互影響的作用和關係。他最終又肯定價值本體對知識領域的統攝性和優位性，由此區分真理的層次，將科學的知識置於價值的統攝之下。這實際上是在價值本體的統攝性原理下，實現全體知識領域的整合。可見，成中英從本體理性衍生出知識與價值的整體思考出發，力圖將科學、人文與宗教納入一個機體統一的世界文化體系。其科學哲學的理論思考，為解決當代世界文化中突出的科學與人文的衝突以及學科之間的張力和整合，提供了一個源於本體理性的統一性的理論架構和形上學根基。

**關鍵詞：**知識；價值；科學理性；人文精神

科學與人文、宗教的矛盾、衝突是現當代文化中的一個突出問題。成中英從其哲學的生命本體蘊涵理性與意志，復由此衍生出知識與價值的要素，進而展開對科學知識與人文價值的關係的思考與探討。他從知識與價值相涵互生的整體架構出發，力圖疏理並整合科學真理與人文價值的關係。他首先分析科學的特質和範圍，認為科學建基於客觀性的理性精神，而價值真理則表現為道德價值、形而上價值（宗教價值）與審美價值等，是由人的主觀性的意志活動與體驗所決定的。他進而區分真理的層次，即邏輯與數學的直觀真理，科學的事實真理，道德真理和形而上的宗教真理。他一面肯定各層次的真理既彼此獨立，又相互影響與相互依持的關係，一面又強調科學真理對於價值真理的工具性和依附性，就是要在價值本體的引導下，整合並重建涵括真善美的全部真理的領域。

## 一、「知識性宇宙」與「價值性宇宙」

成中英從本體的實質與意義的界定與詮釋開始，闡發了生命的本質統攝了理性和意志的要素，復由此衍生了知識與價值的活動。成中英從對生命整體性的肯定和認識中提出自己對哲學的基本觀點：「哲學應該是自生命的肯定，產生生命的價值與知識，再進而對知識的反省來探討價值，從價值的反省來尋繹知識，並從兩者交互的反省中來彼此充實與重建。借此產生一套價值哲學與知識哲學，以及衍生的文化哲學與人生哲學，才能提供人類以生命的智慧」。<sup>[1]</sup>這裏，他將哲學界定為對生命的肯定，而整體性的生命包涵了兩個層面，即作為理性的「知」的知識層面和作為意志的「志」的價值層面。哲學的活動就是介於知識與價值之間雙向的永無止境的探索過程，既導向價值開拓

知識，也導向知識開拓價值的互為基礎的相反相成的雙向運動。<sup>[2]</sup>在這一生命整體性的本體思考構架內，理性與意志，乃至作為其發用的知識與價值，乃是密切關聯的方面和「背向同體」的統一體，具有內在的統一性和本體的整體性，體現了相反而相成的根本特徵。成中英關於哲學乃是生命整體性的理解和認識，以及他關於整體性的生命本體涵攝了理性和意志的層面的理論，可以歸結為一種生命本體論。

成中英從生命存在整體性的本體論觀點出發，認為構成生命整體的諸要素之間乃具有內在的、實質的整體和諧與辯證統一的關係。理性與意志作為生命存在之一體二元，它們構成了一個具有內在相關性的、和諧統一的整體。成中英強調理性在生命存在統一體中的地位，他把理性與意志都提升到本體的層面來界定和體認。作為生命存在整體性的理性，或者是知識與價值相統一的理性，成中英也稱之為「本體理性」，也就是他所言的整體性的生命理性。在成氏生命存在的本體哲學架構中，理性與意志是生命本體涵攝的兩個層面。理性以知識為目標，因而產生一個科學的知識建構。意志以行為為目標，導致實踐的理想和價值追求。<sup>[3]</sup>他從本體詮釋學對本體的闡釋中，闡發了生命的本體涵攝了理性與意志，復由此產生了知識與價值的活動。從一個整體性的觀點來看，知識理性和價值理性作為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又統攝於統一的本體理性的架構，構成了本體理性之一體二元。知識與價值在本體層面的統一，還意味著這一原理對二者在現實層面的矛盾、衝突發揮引導、規範的作用。這說明，知識與價值的統一是一個不斷發展的動態平衡和過程。

成中英由其生命本體涵攝理性與意志兩大層面之一體二元的界定與論證，復展開對知識與價值辯證統一關係的探討與辨析。他由生命存在的內在結構的考察，深入到人類文化活動中知識與價值的地位與關係問題。在他看來，知識與價值乃是人類所有文化中普遍的要素。價值指涉道（本體）的高明面，知識指涉道（本體）的中庸面。知識理性和價值理性又可以在更深廣的層面得以整合為整體理性。因為知識化的根源在於理性，而價值

化的根源在於意志，兩者在生命存在的根源性意義上又具有內在的整體性和辯證的統一性。因此，「知識對價值的重要性正如價值對知識的重要性，乃兩相依持，不分軒輊」。<sup>[4]</sup>因為價值與知識乃相互需要，相互依持的關係，一方面知識需要通過價值來引導與軌範；另一方面價值也需要通過知識來把握和實現。他主張，用價值來規範知識與用知識來建立價值是一個雙向並行的過程，而不能偏執一端。既不能將一切生命活動與意志活動劃歸知識，而忽略價值問題的重要性，如西方哲學；也不能欠缺對知識作廣大精微的探索，使價值的樹立缺失知識的基礎，如中國傳統哲學。必須從生命整體性結構的理解中，洞識知識與價值為一體二面的互基性的辯證關係，實現知識與價值的有機統一與結合。既要在客觀性的基礎上建立知識，又要在主體體驗的基礎上印證價值，同時設法實現兩方面的融合。也就是基於知識來凝聚價值，在客觀性上建立價值；基於價值來探求知識，在主體性的要求上建立知識。此即成氏所謂的「合內外之道」。<sup>[5]</sup>也就是說，必須既從知識的層面來瞭解、批評和建立價值，用知識來開拓價值；又從價值的層面來瞭解、批評和建立知識，用價值來開拓知識，實現知識與價值的雙向並建，進而在本體的根源性意義上充實和拓展哲學發展的基礎和空間。<sup>[6]</sup>

## 二、科學真理與人文價值

成中英從知識與價值平衡互動、整體相生的觀點，力圖疏理科學的知識活動與人文的價值活動的關係。他認為科學的知識與人文的價值是相互依持、相互影響的辯證統一的關係。成中英首先分析了科學真理的特質與範圍。他指出，科學研究的出發點並非實用性，而是對自然現象的好奇和困惑，由此展開對自然法則的客觀的探討。在西方近代，科學的興起與哲學家對科學方法的認識與自覺密切關聯。笛卡爾的分析方法學為近代自然科學奠定了理性的模型，培根則提供了科學的經驗基礎。這兩方面規定了科學知識的形式與內容，因此也規定了科學真理的性質。再者，科學知識與真理還須接受方法上的規定。基於以上分析，科學

真理乃具有客觀性、可修正性、中立性及工具性等特質。科學的客觀性的假設是科學觀測和理論思考的前提。科學不討論主觀性和不受法則與定律解釋及限制的經驗。科學的可修正性是指，由於經驗的不可限止及不可窮盡，其理論系統與假設也是需要不斷修正。也就是說，所有科學的理論都是假設性的，暫時的，相對的真理。科學真理的可修正性表明科學知識本質的不完全性，亦即科學知識在本質上不可能構成一個完整的系統，統一說明所有人類經驗。科學真理的中立性，是指科學真理對事實的認識，而非價值的決定。科學活動只認識客觀的事實，而不作價值的判斷。科學真理恪守客觀的中立而不意會主觀的評價。最後，科學的中立性又假設了科學真理可以作為達到一個既定目的的工具與方法，此即科學的工具性。<sup>[7]</sup>

在成氏看來，價值真理乃是由人的主觀性決定的，基於人的意志的活動和體驗，表現為道德價值、形上（或宗教）價值與審美價值等。價值真理不受自然科學法則與定律的限制與解釋。他指出，價值真理與科學真理是截然不同的。科學是假設的，客觀性的，本身不決定目的，同時必須依持一個系統存在。而價值真理則是非客觀性的，非假設的，自我決定的，同時也不依持一個系統而存在。由此而論，科學的真理並非價值。其為價值必現經過一番新的手續，即決定為目的與主觀性的存在，此為知識的價值化。其結果也不能代表全部的真理或全部的價值，且不能取消其他的價值真理。價值真理是基於個人的絕對性，自主性及全體性的認識。個人通過自己肯定價值為普遍與必然，是價值最深刻的意義。這種自我肯定的能力、活動及結果就是價值，也就是善，是不可最後解說的。歸約言之，價值存在與體驗的最後依據是自我肯定與規範。價值的來源及其標準乃是人的自由與自由創造能力，表現了全體性的人的自由與創造。<sup>[8]</sup>

成中英由此進一步探討和論析了真理的層次問題。他強調這種層次在本質上是形而上即存在上的先後，或邏輯上的先後，而不是實際認知上的先後。第一層次是邏輯與數學的真理，它依靠直覺或結構的形式而存在。第二層次是科學的事實真

理，它借助邏輯與數學在理論與資料上求得精密化與完善化。反之，邏輯與數學的抽象真理也借助科學的事實真理得到具體的模型表現。第三層次是道德的真理，它可以借助科學真理來實現自己，但不可依賴科學真理來決定與規範其存在。道德價值的目的是由人的主觀性直接決定的。但道德價值的實現則依靠科學真理的工具性。第四層次是形上真理或宗教真理，此為全體實在的真理，它的存在與實現必須透過前三層的形式：結構真理、事實經驗真理和行為目的真理而獲得。至於審美的真理，可以說是相應地隸屬於上述四個層次，可以是形式結構的美，經驗事實的美，人的生命與行動的美，以及全體性的神聖價值的美。就其滲透並涵括其他諸層次的真理而言，可以說是最原始的真理。<sup>[9]</sup>

由上可見，成氏真理層次的劃分，具有兩套標準。這就是基於客觀性的知識標準和基於主觀性的價值標準。就客觀性的知識標準來說，處於基層的真理客觀性較大。相反，處於高層的真理客觀性相對較小。而就主觀性的價值標準來說，處於上層的真理可以涵攝下層的真理，其真理值也較大。處於最高層的形上真理或宗教真理因其涵攝了所有下層真理，稱為完全真理。這種真理標準和層次的劃分，也意味著人類真理可以從兩個方向同時整合的可能性。此即以科學為標準對人類所有的經驗整合，包括對主觀性的經驗予以客觀化的掌握，此為價值的知識化。以價值為標準對人類所有經驗的整合，包括對客觀性的知識予以價值化的轉化和定位，此為知識的價值化。而成氏所強調的是，必須將這兩方面的標準結合起來，才能把握人類生命經驗的全體，實現人類文化新的整合和統合。<sup>[10]</sup>但是，成氏為了追求一個人類文化全體知識領域的統一性，乃訴諸價值本體對知識領域的統攝性作用。雖然他認為價值對知識不具有實際認知上的優先性，但他仍然肯定其在形而上的存在或邏輯上優先性。其實就是通過肯定價值對知識的統攝、涵攝的作用，發揮價值本體的統一性原理，從而將它們統合和納入一個整體性的知識系統。因此，這可謂是一種價值優位論。

### 三、真善美的融合、整合

科學與人文、宗教在現代文化中的衝突，啟發了成氏對科學與價值問題的深度思考。其基本思路是從知識與價值平衡互動的理論架構出發，重新思考和構建科學真理與人文價值的關係，進而實現人類文化的整合與創新。<sup>[11]</sup>成中英力圖對近代科學的發展造成對人文、宗教的衝突與挑戰作出檢討與反思，並在新的理論基礎上予以整合。他指出，科學的進步代表了西方近代文化的輝煌成就。然而不幸的是，科學走上了科學萬能主義和科學霸權主義。科學本來作為人類思想的工具，卻被物化為人類生活的主導力量，乃至取消了人的整體真實性，導致精神與價值的危機。<sup>[12]</sup>他確認，科學帶給人文主義雙重的疑懼在於科學要求絕對的客觀性，將主觀性人的存在也要化作客觀性的以自然科學方法可以把握和解釋的資料。這樣，以主觀性為依據的人文現象也就被取消和摧毀了。成氏稱之為科學對人文主義的「侵略性」。另外，科學的應用也產生對人類生存的威脅和生態環境等一系列嚴重危機和問題。二十世紀西方出現了科學與價值的尖銳衝突，這表現在科學與人文主義的衝突，以及科學與傳統宗教的衝突。五四以後在中國爆發的科玄論戰，可以反映在中國科學與人文主義的衝突是激烈的。

成中英從知識與價值的整體思考出發，力圖對科學、人文與宗教進行適當的定位與整合，進而將現代文化諸領域納入一個機體統一的整體性體系。他認為，科學是以理性的客觀性原則，以追求科學知識和科學真理為目標。科學只是對事實的認識而非價值的決定。<sup>[13]</sup>人文現象是以人的主觀性的意志為標準，具有價值決定的內涵和意志自由的實質。因而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存在顯著的分野。<sup>[14]</sup>作為主體性的人的存在的人文現象，不可能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完全把握。必須要瞭解，科學作為外在的知識體系，有其客觀的真理性，但對人的發展則有其工具性。<sup>[15]</sup>在現代世界，人文主義與科學的衝突日趨明顯，就是因為科學真理的有限性與工具性被誤解誤用，導致將科學方法無限制地被運用於人文現象，以至於科學萬能的迷

信和科學霸權主義思想蔓延所致。在成氏看來，科學真理與價值真理既是相互獨立、彼此相待的領域，又具有相互影響、彼此依持的關係。因此，既不能用科學的方法將所有人文的活動視作知識化的現象，將社會人文的現象用自然科學的方法與法則來歸約和整合；也不能用價值的領域來主導一切，歸於科學精神的匱乏和科學知識與方法的闕如。在人類文化諸領域中，科學以理性之知運作知識而致用於人生，宗教則以信仰之志而致用。反觀作為人文科學中樞的哲學，兼有科學和宗教的考慮，在理想意義上是宗教與科學互通互顯又平衡相成的媒介。<sup>[16]</sup>總之，科學、人文與宗教，各自獨立，屬於不同的文化領域，它們之間又相互影響，彼此依持。其基本的思考是在於知識與價值辯證統一的理解實現的有機結合。知識與價值是一種互基性的雙向並建的關係，應瞭解兩者一體二面的辯證統一性，使知識與價值相互結合，相互促進和發展，而不可執於一偏，陷入科學的獨斷或價值的獨斷。<sup>[17]</sup>以此作為其整合科學真理與人文價值，創新人類文化的理論基礎。

成氏進一步分析了知識與價值不僅相互對待，而且相互關聯乃至相互轉化的特徵。他不同意一般人將真善美看作不相干的觀念，指出真可謂知識上的善，善可謂道德價值的真，而美則可為知覺與表像上的善與真。當然，真與善也可以視為知性與行為上的美。也就是說，真善美三者可以貫穿、聯結起來。<sup>[18]</sup>成中英著重論證科學真理與價值的關聯。在他看來，科學之所以值得追求，是因為科學包含或代表了某種真理，而人類也具有將科學真理轉化為價值或轉化為善的能力與意志。他認為，科學不僅代表客觀事實的知識成果，也是一種心靈活動。因此，科學有被決定為內在價值的可能。但科學真理不是全體價值，也不能取代其他價值。價值與善乃是基於人的內在的、感性的、主觀性的存在。善的意志乃由自我決定，超出科學真理的限制與解釋，完全獨立於科學以及所有外物。但是，價值的實現卻必須借助知識理性的工具，而它本身不能實現自己。科學真理與價值真理不同，它不規定人的意志的目的與方向。科學真理要轉化為善的價值，必須肯定善的目的，認識人的自覺

與自由創造。也就是，必須既要展開科學理論和科學應用的研究，又要提倡對科學理論與科學應用的哲學批評。總之，必須以科學的客觀知識扶持價值，也要以人文的、宗教的價值來引導科學知識的發展；既要發展科學真理來實現和充實價值，又要提倡價值與科學的雙向的批評與進步，實現二者的互動平衡和有機結合，進而在人類生命的整體性的基礎上建立高度的知識與價值綜合之新的文化體系。

#### 四、成氏科學哲學思想的當代意義

成中英在現代文化科學理性與人文精神激烈衝突的時代背景下，從人類文化整體和哲學本體論的層面對知識與價值問題的理論思考，具有深刻的普遍性和前瞻性意義。成氏有關科學哲學的理論思考有幾個要點值得關注。首先，成氏對知識與價值及其關係問題的思考，是以「知識性宇宙」與「價值性宇宙」的劃分為基礎和前提的。應該說，成氏「兩個宇宙」的劃分理論，實際上主要是以西方近代文化為背景的。成氏力圖總結和吸收西方近代以來有關的哲學理論，主要是休謨的「事實世界」與「價值世界」的劃分以及康得的「現象界」與「本體界」的理論，進而在中國哲學價值本體的理論架構下將二者統合為一體，從而形成了自己的獨特的理論體系。再者，成中英從生命本體涵攝理性與意志的要素，進而衍生出知識與價值的一體二面的互基性與統一性的理論架構。他將科學的知識化宇宙建基於理性，人文、宗教的價值化宇宙建基於意志，二者具有各自獨立的領域與範圍。顯然，他的這一理論劃分借鑒和汲取了西方近代哲學的一些理論。但是，他強調二者基於本體的統一性和相互依持、相互影響的關係，力圖從知識與價值的動態平衡和雙向並建中，重新整合與重建二者的關係。即既要以知識發展來扶持、擴充價值，又要以價值來引導、促進知識，在二者的雙向批評和互基並建中實現二者的互動平衡和有機結合，進而在知識與價值高度綜合的新的理論基點上實現人類文化的整體重建和整合。最後，成氏對這一問題的思考 and 解答，回歸到中國哲學的本位立場。也就是在知識與價值

之間，他更突出價值本體的優位性，而將知識作為實現價值的工具和基礎，從而在價值本體的統攝下完成了對知識領域乃至整體性的文化領域的整合。成氏將科學的、理性的知識化建構，作為人類思想和價值的工具與手段，具有依附或從屬於價值全體的屬性，並以此來涵蓋、統合人類文化的全體領域。這種觀點說到底是中國傳統的德性文化在現代條件下的一種創新和發揮。

成氏關於科學哲學的思考，其理論的意義由此也凸顯出來。首先，成氏的知識與價值理論直接針對現代科學發展與人文、宗教的尖銳衝突。他肯定科學的知識領域與人文、宗教的價值領域，都有各自獨立的領地和範圍，不可逾越界線。因此，人文現象不可能由科學的知識和方法來完全掌握和處理。同時，他又基於本體的統一性和互基性將二者看作相互依持和相互影響的關係，知識與價值基於相互的需要而有機地結合為一體。這種觀點對於現代文化中突出的科學理性與人文精神乃至傳統宗教之間的衝突，顯然有其緩解和調和的作用，也不失為一種根植於悠久傳統的智慧 and 理論在現代的發揮。顯見，成氏科學哲學的理論建構對於疏理和解答當代突出的科學與人文的衝突，提供了一個源於中國哲學智慧的睿識洞見 and 解決方案。同時，成氏針對當代學科之間既相互獨立 and 不斷分化，又相互融攝 and 交叉互滲的兩種並行不悖的趨勢，力圖在理論上予以回應 and 總結。可以說，成氏的理論為當代學科的進一步整合與發展，提出了一個基於本體理性的整體性理論架構 and 形上學基礎。再者，成氏以此還力圖對當前世界文化失序、失範的危機予以回應，對世界文化的整體重建提供座標，指示方向。其基本的問題與致思路徑被歸結為在知識性宇宙中安頓價值，如西方哲學；和在價值性宇宙安排知識，如中國哲學。這種富於本體認知精神的宏觀思考，顯示出對中西哲學具有極為深刻的洞察力和對世界哲學發展方向的總體的把握能力以及高瞻遠矚的卓見。尤其是成氏將知識論和方法論的問題引入中國哲學重建的突出地位，顯然極大地豐富 and 擴充了中國哲學重建的內涵。就其理論所透顯的思想模式來說，成氏將知識與價值置於雙向並建的理



論架構來思考，極大地突破了傳統哲學慣常的價值中心論主要是道德中心論的狹隘視野，從而在整體上將中國哲學的現代重建提升到一個全新的理論水準和思想境界。

總之，成中英從本體理性衍生出知識與價值相涵互生的理論架構，並力圖以此重新疏理和整合科學理性和人文精神的關係，進而重建新的統一性的世界文化體系。成氏基於本體認知精神以尋求知識與價值平衡互動的機體統一的理論建構，為當代科學與人文、宗教的和諧發展，奠定形上學的根基和理論基礎，也為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條件下的創新發展，拓展了至為寬廣的思想路徑和空間。其理論意義和價值極待當代學術界的重視和進一步探討。

[1] 成中英：《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與世界化》（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88年），第237頁。

[2] 成中英：《深入西方哲學的核心—我的哲學教育與哲學探索》，李翔海、鄧克武編《成中英文集》（一）（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54頁。

[3] 同註[1]，第222頁。

[4] 同註[1]，第232頁。

[5] 同註[1]，第235頁。

[6] 同註[1]，第238頁。

[7] 成中英：《科學真理與人類價值》，李翔海、鄧克武編《成中英文集》（一），第27-30頁。

[8] 同上，第32頁。

[9] 同註[7]，第34頁。

[10] 同註[1]，第236頁。

[11] 同註[7]，第23-26頁。

[12] 同註[7]，第64頁。

[13] 同註[7]，第30頁。

[14] 同註[1]，第225頁。

[15] 成中英：《新覺醒時代——論中國文化之再創造》自序（北京，中央編譯局出版社，2014年），

第11頁。

[16] 同註[2]，第354頁。

[17] 同註[1]，第226頁。

[18] 同註[7]，第36頁。

## The Truth of Science and the Value of Humanity: Chung-ying Cheng's Thought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 and Its Contemporary Meaning

LiAnze,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School,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s:** Chung-ying Cheng takes that the whole life contains rationality and will. So he formulates a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value with a mutual relationship and equilibrium. According to this viewpoint, Cheng probes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of sciences and value of social sciences. He thinks that science is based on the spirit of rationality. As an outer system of knowledge, science processes its features of objectivity, neutrality and instrument. Meanwhile, value takes the subjective will as its standard, and it is self-determined. Cheng emphasizes that science truth and value truth processes a mutually reliant and influenced relation. However, he eventually affirms that the control and superiority of value of noumenon over knowledge realm. And he distinguishes the levels of truth to take the knowledge realm under the control of value realm. That is to say, his actual aim is to unify the whole knowledge realm under the control of value of noumenon. In short, based on the unified thinking of ontological rationality, Cheng's theory tends to unify science, humanity and religion into an integral world cultural system. Consequently, he has established a unified theoretical system that is rooted in ontological rationality to solve the conflict between science and humanity and lay down a new metaphysical basis to unify the realms of contemporary sciences.

**Keywords:** Knowledge; Value; Scientific Rationality; Spirit of Humanity